



後漢書
十一



特
伊⁸
1.735
47



特
1735
47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
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

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

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召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

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

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

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二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

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

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

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或殺儀家屬吏捕得

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

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潁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

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後鈞取

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了反復坐削圍宜祿扶溝二縣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

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

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

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

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

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

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鬴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

鬴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

已無它冀幸鬴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已

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

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

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

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眾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

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

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

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哀術使部曲將張閭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

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十五年封

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

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曰封乃徙為六安王曰廬江郡為國肅

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

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

或為邕字元初二年恭曰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

傳寫誤也國相趙牧曰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

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曰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

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

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

五年封道弟二人為鄉侯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恭孫順為東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

侯東觀記曰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

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傅相曰聞桓帝詔使

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

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

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慧善

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曰清河之游觀

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

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及帝崩

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

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黨召哀置入宮與通

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呂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鄆二縣鄆縣屬鉅鹿郡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修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修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覲其面而放逸其心覲姑也言面姑然無媿姑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媵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議麗刑法二曰議親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其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河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曰尉承

大姬增懷永歎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日聞周官議親

延光元年呂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呂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

黃巾賊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

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呂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

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

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

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

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復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

王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行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爲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爲

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

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猶被愛幸

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西陵縣屬江夏郡四年徙爲梁王已陳畱之鄧寧

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

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

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下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

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

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

神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

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

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

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

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

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已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

當卽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

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已負先帝而

令陛下爲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曰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已息筋骨不相連

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已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已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已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已久生下入黃泉無已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

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卒不許立二十七

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十

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

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

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已為

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已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為常山王奉昞後是為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

後漢五十一
之國竝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為常山王和帝憐章
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
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
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豹立八年薨子曷嗣二十二年遭
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召東郡之離孤陳畱之長
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曰幅之謂之幅利言
人情須節曰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

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
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

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
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
過二十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

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
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

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

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
濟陰竝早歿黨惟荒忒

西川屯鳳閣
氏雷回開市

後漢書五十一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後漢書五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畱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土蕃國之使也賈胡之商賈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密罽織毛為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日西使命不

得通

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恂設購賞遂斬虜

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竝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

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

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時歲荒司

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

實曰自資

橡標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

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

孝廉州辟治中從事

續漢志曰每州有侍中從事也

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

傳考

傳謂逮捕而考之也

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

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

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曰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

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

揮音徒丹反

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

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

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

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秦中宮之樂倡優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

侯者其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又曰放鄭聲遠佞人

論語孔子之言

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

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

故詩云呂雅呂南韎任朱離

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僭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

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韞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朱離北方曰禁

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人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

堂四門之外也

今揮國越流沙踰縣度

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發谷不通百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

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定訕朝政

訕諷也

請劾禪下獄有詔勿

收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

候城縣在遼東

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

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疆

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

學行禮為說道義呂感化之單于懷服遺呂胡中珍貨而去及鄧
騭誅廢禪呂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闔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
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
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

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輪作若盧若盧微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

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

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呂

大軍疲之呂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能墾闢

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

臣愚呂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眾呂待其疲車騎將

軍騭宜且振旅畱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

役呂助其時止煩賦呂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紉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

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鷲鳥累百

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鵬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

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

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

尚之風前坐徵法輪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呂為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呂為

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

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

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

後漢五十一

陛下法大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

夫呂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

魏尚之功免赦參刑呂為

軍鋒必有成効宣助國威

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

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

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

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物已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爲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旣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凶橫不堪爲用暴軍伊吾之野已慮三族之外言勞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已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及公卿已國用不足

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曰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曰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已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旣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已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已奉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在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

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敵之

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杆也虓虎怒貌也

是呂南仲赫赫列在

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

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為漢將赳赳武貌

竊見前護羌校尉龐

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呂博雅深謀之姿

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畱三輔功效克立間在

北邊單于降伏今皆幽囚陷于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

復其位

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也

孟明視喪

師於峭秦伯不替其官

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峭獲百里孟明視後救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故晉景并赤

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

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

西戎用孟明也

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

聖化書奏赦參等後呂參為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

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呂為太

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呂所舉

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呂被奏稱疾不得

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

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呂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呂讒佞傷毀忠正此

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

魯人喜其紆難

紆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夫

國呂賢化君呂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呂安

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

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

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

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

司呂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

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呂參
為太尉永和元年呂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法氏人也法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法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

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
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呂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
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
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
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呂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
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
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呂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鈇刀
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
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上慙聖明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

州邊鄙土地墾墾墾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

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呂

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

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

朽往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

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呂百姓為子品庶呂陛下為父焉可不

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舍其子呂禪虞舜

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

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父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

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文王西伯天下歸之

邑於周地面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

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 豈復興與金輦寶曰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

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 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

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

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

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

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呂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

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

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

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

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呂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

涼一年租賦呂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省息經用歲已億計經常也 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

挑取功譽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 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

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

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

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

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

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

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 窮案其姦景壯玄

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

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

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 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呂

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歧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曰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之曰歧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歧歧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曰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竝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二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曰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曰自効遂策罷歲餘

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巨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曰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曰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巨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曰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曰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

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爲其文
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
翳懇哉緬矣操曰幼年逮升堂室特曰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
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
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
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步腹
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何肯爲此辭哉懷舊惟
顧念之悽愴也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
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淩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歧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柘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
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

在焉橋玄舍姜歧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今其道可忘則疆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

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云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軍不失士心

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

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曾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

伸矣

贊曰李容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

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終

蜀川屯鳳皇氏南園

後漢書五十一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子瑗 孫寔

後漢書五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崔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

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燕刺王旦武帝子坐與上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反生子

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呂明經

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語云衛靈公

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莽嫌諸

不附已者多呂法中傷之時篆兄發呂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

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呂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

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呂篆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郡曰建新守曰大尹篆不得已

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人以代夏

政而淫於原獸用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而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應詐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平反豷音許既反上有老母下有

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

不行縣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班布春令所至

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

牢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

廷初政州牧峻刻初政謂莽即位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

悔乎篆曰邾文公不曰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

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

自曰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

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曰自悼名慰志

其辭曰嘉昔人之邁辰兮邁遇也美伊傅之選時伊尹于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

應規矩之淑質兮過班倅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倅舜時為其工之官皆巧人也以喻湯及高宗也協準矐

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矐尺也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何天衢於盛世

兮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下艮上其九曰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良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良為徑路天衢象也豈修

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造成也丁漢氏之中微

也丁當氛霓鬱日橫厲兮羲和忽日潛暉氛祲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天也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喻王莽篡

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濯日陵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殺貧

賤富貴也淫猶摧落也音千隗反黎共奮日跋扈兮羿浞狂日恣睢國語曰昔少皞之衰九黎亂

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皆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睹嫫臧而乘釁兮竊

神器之萬機易曰嫫藏海盜釁隙也神器帝王之位老子曰天思輔弼日媮存兮

亦號咷日訓咨輔弼謂王莽輔政也媮苟且也號咷哀呼也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歔也嗟三事之我負

今乃迫余日天威三事謂三公也負謂太保甄豐舉也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

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日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日不為利語不為威揚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

後漢書卷五十一

介也我生謂母也殲滅也夷傷也言其母老恐禍及也 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遂

翁翼吕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象為千乘太守也 恨遭閉而不隱兮違

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 揚蛾眉於復關兮

犯孔戒之冶容楚辭曰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詩曰乘彼坭垣以望復關毛萇注曰坭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治容誨淫 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詩曰氓之

鄭玄云謂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賢人 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也 悠輕舉吕遠遜兮託峻

峴吕幽處峻峴謂山也峴音魚委反 攄潛思於至蹟兮騁六經之奧府蹟深也 皇再命

而紹卹兮乃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卹眷顧漢家所以再命光武也 運欂櫨吕電埽兮

清六合之土宇欂櫨慧也 聖德湧吕橫被兮黎庶愷吕鼓舞兮四門吕博

延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闢四方之門廣求賢也幽牧謂為幽州刺史所舉也 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

乎鄙耆音飾也易曰東帛賁交責於丘園也 遂懸車吕繫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算春之

成服兮闔衡門吕埽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衡橫也謂橫木為門軌跡也 聊優游吕永日兮守

性命吕盡齒齒年也 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注云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忝辱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 篆生毅吕疾隱身不仕毅生駟年十

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

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吕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

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吕後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吕答

焉華嶠書曰駟譏揚雄以為范滂鄒衍之徒乘輿相傾誑耀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貴卓氏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與此數公者同以為失類而改之也 其辭

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吕出順陰

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文也可觀而有所合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一之行出從中男入從中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

之偶為終始也 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置也論語曰有美玉韞櫝而藏諸 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

仰探遠乎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九乾謂天有九重也離騷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 窮至蹟於幽微測潛

後漢五十二

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呂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益

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

塵故言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呂君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德天德含弘光大也

率惇德呂厲忠孝揚茂化呂砥

仁義砥礪也選利器於良材求鎮鄒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造二劍一名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

不曰此時攀台階闕紫闈三公謂之三階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

而咫尺未發八寸為咫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猶逸

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蚋小蟲蚊之類蚋音芮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為

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呂世路不知其跌

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制協韻音之設反皇綱云緒帝紀

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胥古帝王號也尚遠也罔無也識記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合違高辛氏帝也道無常稽與時

張弛隨時弛張不考之於常道也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失仁後義失義後禮君子通變

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澤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或盥

耳而山棲盥洗也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而飲之見莊子

或草耕而僅飽伯成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或木茹而長饑說苑曰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曰焦棄其蔬而立稿死於洛濱也

或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桀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也或冒詢

呂干進或望色而斯舉詢辱也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舉協韻音據或呂役

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說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

或呂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文王也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後漢五十二

築之呂供食事見尚書王公總而

言也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身為漁父史記曰太公以釣

千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水之陽與語大說元大也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

流方言云纒盛多也音奴董反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尚書曰下人昏墊孔安國曰昏

手援世之災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跋涉赴俗急斯時也草行昔堯舍感

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臯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

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禍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

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含神霧曰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

寒裳濡足冠挂不顧寒裳涉水也新序曰今為濡足之故不救人溺可乎人溺不拯

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曰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

曰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曰皇質雕曰唐文孔子曰大哉堯

參差同量坏冶二陶坏土器之未燒者郭璞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羣生得理庶績其疑疑成

家家有呂樂和人人有呂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

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廈既成不求材故林木條暢也遠求謂遠方珍異之物也陰事終而

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

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

伐尋抱不為之稀莪拱把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莪植也兩手曰悠悠罔極

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力牧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伊尹臯繇夫廣廈成而茂木暢

水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事水宿謂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也月

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曰七月流火又曰九月築場圃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

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穀

伐尋抱不為之稀莪拱把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莪植也兩手曰悠悠罔極

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

學也彼衆人也論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進動呂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

執珪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又曰柱國楚官猶秦之相國也復靜呂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

欲仕也恥夸毗呂求舉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爲進退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

曰踰東家牆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歧注云樓牽也其字從手處子處女也

寶也暴智耀世因呂干祿非仲尼之道也華倫書曰因字作回回邪也游不倫黨苟

呂狗已倫謂等倫黨謂朋黨狗營也言交非其類苟以營已而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時也利合而友不以道義

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屑猶區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

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枉曲也徑道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

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

德勤百畝之不耘尚書曰穡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耨之講學以耨之古者夫田百畝耘除草也繫余馬

呂安行俟性命之所存安行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性言隱居以體命昔孔子起威於谷口解見陳禪傳

晏嬰發勇於崔杼解見馮衍傳曹劌舉節於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莊公

懼乃獻遂邑地以和猶以爲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盟桓公與莊公

曰下莊子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二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

獲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

君子曰三北已塞滅世斷宗於孝未終也范蠡錯執於會稽錯置也音七故反執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

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句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

曰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吳吳師敗越復棲

吳王姑蘇之山也伍員樹功於柏舉伍子胥名員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于吳王

傳梁魯連辯言呂退燕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燕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田單攻之不包

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爲吳所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

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唐且華顛呂悟秦唐且卽唐雎也戰國策曰齊楚伐魏魏使人求救

秦王曰丈人怙然乃遠至此魏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

以秦之疆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以一萬乘之魏

而強二敵之齊楚秦王悟遽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甘茂孫也年十二事

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始皇召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

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原衰見廉於壺飧昔趙衰爲原大夫故曰原

後漢五十二

衰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見音胡殿反

宣孟收德於束脯呂覽曰昔趙宣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

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

與脯二束吳札結信於丘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

繫之徐君展季効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聞居婦

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程嬰解見馮衍傳度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

禮巡狩方嶽駟上四巡頌曰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案駟集有東西

南北四巡頌流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帝雅好文章自見駟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

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

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

駟由此候憲憲屣屣迎門言怨遠也屣音山爾反

笑謂駟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

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

諫曰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

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曰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誡之曰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

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

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是曰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

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

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今日月光華且復且兮豈

可不庶幾夙夜曰永眾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宣王之元舅周公邵公

皆輔佐周室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自立論語曰孔子之言也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也昔馮野王曰外

戚居位稱為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野王為左馮翊御史大夫缺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近陰衛

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以謹救親幸焉鄭氏之宗非不尊也史丹封鄭故云

鄭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弟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鄭之武彊聚以舊恩見褒賞賜累千金陽侯之

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

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已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

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已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

身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后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后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被殺孝文帝寶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

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王夫人弟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哀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已淳淑守道成名先日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

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呂佐命著德顯自中興竇融封為安豐侯內已忠誠自固外已

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天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

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之道也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

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之道也

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

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孟杆亦孟也兢兢業業無殆無

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

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已處士年少擢在其

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

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

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自已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

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

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

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畱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

六日七分解見郎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好初瑗

後漢五十二

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呂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訊時輒問呂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顯府時閻太后稱制顯人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呂北鄉侯為嗣瑗呂侯立不呂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呂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呂斯復見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呂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謂禍福之會分

功之時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未敢從會

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

門生蘇祗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

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祗上書禪請為之證第但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叩瑗曰此譬猶

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

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呂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呂疾

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屬河內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數百

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

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

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

郡國八使見周舉傳呂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

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呂生及其終也歸精

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贈贈之物羊豕之
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畱葬洛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
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瑗集載其文即枚乘七發之流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
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
為文者皆自曰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
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或言其太奢瑗
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口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嗤終不能改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
公竝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曰郡舉
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
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確堅正也音曰角反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

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曰興伊箕作訓而殷
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
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
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音他沒反快忽忘也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
耳蔽箴誨厭偽忽真厭厭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
括囊守祿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或疎遠之臣言曰賤廢是曰王綱縱
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悲夫自漢興曰來三百五十
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垢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
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
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綻音直竟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陟主反隨形裁割要措斯世
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智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
差各有云設不彊人臣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

蓋孔子對葉公曰來遠哀公曰臨人景公曰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曰

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

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

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所為耳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曰破其義寡不勝

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曰排於絳灌屈

子之所曰慮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憂愁憤懣遂作

離騷離騷夫曰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

量力度德春秋之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曰

霸政八世謂三王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則宜重賞深罰曰御之明著法術曰檢之自非

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曰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

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

如密靜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

政卒曰墮損墮讀曰隳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

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

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亦權變之道也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移也曰為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曰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千盾也戚鉞也尚書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

夫熊經鳥伸雖

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後漢五十二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略之士司空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曰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曰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剽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曰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曰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宦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呂殯斂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阿保謂傳母也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

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曰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新固情之也勒或作耶說文曰耶引為價也音一建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或作株根本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鷩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搃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或作孔卒者誤也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怒建大杖以擊其首曾子仆地不知人有頃乃蘇孔子聞之怒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叟有子曰舜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筆則待大杖則逃不陷父於不義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曰是收烈付郡獄錮之

銀鑄鐵鎖

說文曰銀鑄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鑄其頸銀音郎鑄音當

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

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呂沈淪典籍遂為儒家文林駟瑗雖先盡

心於貴戚而能終之呂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潔

之士也與瑗鄰郡奉贄呂結好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脰奉之曰某也欲見無由達脰乾脰音渠由此知

名杜喬之効始其過矣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鼂錯之徒不能

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衍彫龍駟別錄曰言鄒奭修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

摧志求容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直道曷取泥沈瑗不言祿亦

離冤辱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崔駟列傳第四十二終

藝文志

後漢書五十二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上繫之辭也言賢哲所行其趣異也孔子稱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論語蘧伯玉名瑗衛大夫也卷而懷謂不預時政不忤於人者也然用

舍之端君子之所已存其誠也誠實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易曰閑邪存其誠故其行也則濡

足蒙垢出身已効時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及

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臧寶曰迷國爾雅曰啜茹也孫卿子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論語曰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

迷其邦可謂仁乎謝承書曰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己弗

及也黨見其舍菽飲水遺已生蒜受而不食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逸人傳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

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

事徒勞苦而已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反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

喜懼皆去已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

及古周

辭出投効而去案罪曰効自投其効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復曰博士徵不至客居安

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曰口腹累安邑

邪遂去客沛曰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音而甚反少亦修清節資

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曰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

其本縣廣武廣武縣屬太原郡故城在今代州鴈門縣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曰

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

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

先帝秉德曰惠下故臣可不來驃騎執法曰檢下檢猶察也故臣不敢

不至後月餘罷歸卒于家相帝時安陽人魏相字仲英亦數被徵

其鄉人勸之行相曰夫干祿求進所曰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

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相乃慨然嘆曰使相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若許時強諫死而後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遂

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夫然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已成其道焉詭違也亦若違時志存量已也余故列

其風流區而載之言其清潔之風各有條流故區別而紀之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操燕之後也燕見獨行篇周嘉傳燮生而欽頤

折頰醜狀駭人頤頤也欽頤曲頤也說文曰頰鼻莖也折亦曲也欽音丘凡反欽或作頰音同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

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伏義牛首女媧蛇軀臯陶鳥喙孔子牛唇是聖賢異貌也又蔡澤亦頰頤燮頰與我宗者乃此

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髻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剃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髻音徒果反

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

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山脊曰岡下有陂田常肆勤曰自給肆陳也非身

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謝承書曰燮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曰疾辭延光二年安帝曰玄纁羔幣

聘變

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啤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贊

及南陽馮良

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已為國自先

世已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變曰吾既不能隱處

巢穴追綺季之跡綺季東園公夏黃公用里先生謂之四皓隱於商山見前書也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

斯固已滑泥揚波同其流矣滑混也楚詞何不滑其泥而揚其波滑音古沒反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亨通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

送敬遂辭疾而歸送敬猶致謝也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送禮猶送其所致之禮也詔書

告二郡歲已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

尉從佐從佐謂隨從而已不土案牘也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廝賤也因壞車殺

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

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

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南陽有慎陽國而流俗書此或作順陽者誤世貧賤父為牛

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逆旅客舍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

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一作閎所未及

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顏子顏回也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

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

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己為不及既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也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各貪也及蕃

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

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閎不

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已問林宗郭泰別傳曰時林宗過辭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表奉高車不停軌鑿

不輟輒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奉高閔字也爾雅曰

汎音範濫音檻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可量也淆混也憲初

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

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

此吝此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此者古字通也將曰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言其德大

無能然示人簡矣余曾祖穆侯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諡曰穆侯汪生甯甯生泰泰生暉曰為憲隤然其處順易繫辭曰坤隤

未議其方廣雅曰方所也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故嘗著論

云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

豫章郡今洪州也南昌縣即今豫章縣也謝承書曰穉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星

官算歷河圖七緯推步變易異行矯時俗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縣巨相還道無拾遺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召禮

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

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延熹二年尚

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

所由也左傳曰晉二郤害伯宗潛而殺之及樂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亡何待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大雅文王之詩也思願也皇天也思願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左右助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闓闓見表安

曰闓少修志節矯俗高厲京兆韋著著見韋彪傳謝承書曰為三輔冠族著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桓帝乃召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表闓韋

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闓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

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說苑曰蓬生泉中不扶自直也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

後漢書卷五十三

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如角之特立也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

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

告姓名謝承書曰穉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起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

醜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

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顛什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豈一人可能救邪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

云平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小雅白駒詩此戒賢者行所舍主人之餼雖薄要就賢主人其德如玉然也吾無德曰堪

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

亦隱居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血發病服闋隱居林數躬耕稼穡勤則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於人也太守華歆

禮請相見固病不詣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為豫章太守漢末寇賊縱橫皆守為政清淨不煩吏人咸感而愛之

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

酷曇事之愈謹謝承書曰曇少喪父躬事繼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

焉士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廣戚故城今徐州沛縣東家世名族謝承書曰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肱與

二弟仲海季江俱曰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恪

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曰係嗣

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

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

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謝承書曰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廬為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

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人吾等不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但掠

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

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精廬即精舍也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

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曰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

相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曰被韜面韜藏也言感

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

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曰釋眾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

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曰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曰玄纁

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謝承書曰靈帝手筆下詔曰肱抗凌雲之志養浩然之氣以朕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屈王

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

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畱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畱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

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海內先賢傳曰蟠在家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同郡緱氏女玉為

父報讐緱姓也殺夫氏之黨吏執玉曰告外黃令梁配續漢書曰同縣大女緱玉為從父報讐殺夫之

曰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

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讞請也鄉人稱美之家貧傭

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

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律歷志曰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

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謝承書曰蟠前後徵辟文書悉挂于樹初不顧盼也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曰身託蟠蟠

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百官志曰司隸從事史十二人秩百石也

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傳謂符牒使人監送之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

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

千人帳下葬處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

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呂子

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樂音五因振手而去不復

與言再舉有道不就謝承書曰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也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

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已下皆折節下之許謂橫議是非也訐或作評也太學生爭慕

其風呂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

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前書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首義曰言由橫議而敗之

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區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馬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梁國有碭縣因樹為屋白同傭人謝承書曰居蓬萊之室依桑樹以為棟也居二年滂

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

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

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

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

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呂手筆設几杖之

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

時則未也今賴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

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巢放

也謂棄聲名也巢棲謂巢父也說文薇似藿也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楚詞曰桑扈裸行史記曰箕子被髮佯狂歌謂

楚往接輿歌而過孔子也今先生處平壤壤也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

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孔子使子路語隱者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融字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首陽夷齊所隱山也元長詔之子也見詔傳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

紀等復俱公車徵續漢志曰徵爽為司空融為尚書紀為侍中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琛寶喻道德也貞期謂明時也對偶也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其

遐棲豈若蒙穢蒙穢謂仕亂朝悽悽碩人陵阿窮退碩人謂賢者悽悽飢病貌也言賢者退而窮處詩國風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適曲陵曰國陵升也適飢也適音苦戈反韜伏明姿甘是堙暖堙沈也暖猶翳也

周黃徐姜申屠列傳第四十三

後漢書五十三

後漢書五十四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玄孫修

後漢書五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項羽以功封

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

鷓鴣所搏墮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

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字元卿並以高節著名見前書光武高其節建武中

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于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相郁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

湖今湖城縣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

者震輒拔更以距其後鄉里稱孝也眾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

集講堂前冠音貫即鶴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續漢及謝承書鱸字皆作鱠然則鱸鱠古字通也鱸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鱠卿大夫之服象

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 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

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明矣 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

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

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西北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

懷金十斤巨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

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

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巨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

四年徵人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巨實震舉薦明經

名士陳雷楊倫等倫字仲相謝承書曰薦楊仲相等五人各從家拜博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

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

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

聞政巨得賢為本理巨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巨唐虞

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巨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人於變時雍庶績咸熙雍和也熙廣也

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翼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誼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嬖倖充

庭論法曰賤而得愛曰嬖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

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

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不材子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書誠牝雞牡鳴牝雞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哲婦喪國成城哲婦傾城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

巨為失教嚴公莊公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殺母弟段稱鄭伯譏失教也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

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家人卦六二爻辭也鄭玄注曰二為陰爻得正於內

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于內丈夫修正于外無攸遂言婦人無敢自遂也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餽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

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其詩曰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兮貌孌兮好貌也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

鶴鳴之嘆詩小雅序曰鶴鳴詩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朝無小

明之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也小雅者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

大東刺其空鄭玄注云小亦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序曰人勞刺厲王也擬蹤往古

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曰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

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欽之從曾孫瓌遂曰為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

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曰防篡也公羊傳曰劉子單子曰王猛入

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曰配阿母

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諱

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

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

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言非本

心傳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

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

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遣使者太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

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

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食菜之飢色也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

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

彌彌猶稍也韋孟詩曰彌彌其失也

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曰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

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

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

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左校令秩六百石轉

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

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

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

徒復得顯用有臧貲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

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

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之豐憚等

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

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

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

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

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于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

之象也臣伏惟陛下倚邪也柱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

而已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

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

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

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辭也僭差也若順

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言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

呂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

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呂其名儒未敢

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後漢書卷之五十四

獄結呂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諫鼓謗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

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

全騰之命呂誘芻蕘與人之言與眾也詩曰詢于芻蕘左帝不省騰竟伏

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

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

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懟怨也曰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初鄧氏故吏及車駕行還

便時太學且於太學治吉時而後入也故曰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

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

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

人曰慷慨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已雜木為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醪而卒時年七十餘弘

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子雍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畱停震喪露

棺道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說文

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呂禮

改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巨狀上續漢書

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

同茲在藩潘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纒上天降威災皆屢作

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眾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

驚駭謝承書曰其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時連有災異帝感

言青蠅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後漢五十四

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禮記

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丞呂中牟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

是時人立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呂滅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

郡牧孫竒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竒曰朕何如相帝對曰陛下

下之於相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強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重宣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

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竒與黃門

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

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惟晉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竒子亮為陽成亭侯

亮舊宅在門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曰為能世其家敷早卒

子眾亦傳先業呂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

還夜走度河眾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太陽縣河東郡侍中街建安二年

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承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

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

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呂廉

潔稱相帝即位呂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侍講也拜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

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

昏乘因上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

自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呂災異譴告是呂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馳與此文稍異也王者至尊出

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也自非郊廟之事

則鑾旗不駕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軒鑾旗車也故詩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詞也郊祭天也易曰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萃卦辭也假至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齊莊公如崔杼之家為村

也所殺況呂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降亂尊卑等

威無序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也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

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涇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

帝下悔靡及奕世受恩奕猶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呂薄學充在講勸特

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

納并呂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呂諫受罪秉爭

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歸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秉閉門距絕不受其

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呂臧罪

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羽事已見

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窮究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

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呂漆間丘來奔

於是魯多盜臣賢案黎比苦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

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

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輪作左校呂久旱赦出會

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

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

著隱居行義呂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

足抑苟進之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夫明王之世

必有不召之臣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

屬喻呂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

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任謂布满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乘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縉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呂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乘條奏牧守呂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帑臧空虛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呂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相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

有舊恩呂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呂入私乘聞之下書責讓荊州

刺史呂狀副言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

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

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此道建邦設都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

曰郎位積聚也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尚書臯陶謨曰頃者在知人在官人也頃者

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呂貨成化由此敗所呂俗夫巷議白駒遠

逝孔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言王官失其人賢者乘曰駒而去之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

割不忍之恩呂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

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

參惶恐道自殺謝承書曰乘奏參取受罪臧累億詳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欲加罪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慮之罪應時拏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乘當糾持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稱紀乘

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

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呂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
 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統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呂尚茲
 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
 者祭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後富於王室尚猶加也
 案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呂為不宜復
 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書之呂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
 傷職曰與邴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
 國亂四佞放而眾服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
 來後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為後敗四佞即四凶也呂此觀之
 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異與也詩小雅曰取
 彼諸人投畀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
 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召秉掾
 屬問之公府外職而
 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呂晉陽之甲

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古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曰晉

寺人披言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

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
 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呂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
 年七十四賜坐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嘗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
 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
 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呂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
 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相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

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

年青虵見御坐帝曰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休美也徵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咎徵則六極至咎惡也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

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

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齊于人必

假於君也今尚書文假謂不立蛇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天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

於鄭門昭公殆曰女敗洪範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見昭公立為鄭君後雍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故春秋兩蛇鬪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之類故為女子之祥也

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中內蛇死是時傳取仕於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收厲公將勝之象也時昭公宣布恩施惠百無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傳取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洪範曰湯曰我桀後大早七年洛川竭使人持

前書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音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曰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皇甫之權割豔

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等皆后之黨用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穀死景公時焚惑守心修德而星退舍並見史記二年代表隗為司

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呂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蒸眾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是呂唐虞

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弗遑暇食明慎

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巨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

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聞數微行出幸

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政事日墮許規切大

三足鼎視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直行邪讒夫

昌邪宮室榮邪又謁行邪何不雨之極言未已而天大雨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

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

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帝太宗

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而欲巨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御行而求及

前人也孫卿子曰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

存則無以異乎却行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

而求逮於前人也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

之言王者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序也囊避咎括結也易曰括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

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人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曰太使中

常侍曹節王甫問巨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

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畱意

少子乞還女婿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師傳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

戚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時徙威為弘農太守又屬少子朱游欲得尚方斬

馬劍巨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吾巨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

世見寵無巨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

得神巨昌或得神巨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黔遂商之興也禱杭次於平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

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韓詩序曰蝮蝮刺奔女也蝮蝮在東莫之敢指詩

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巨色親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

敢指蝮音帝棘音東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巨

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孰成也案春秋識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春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見宋均注曰投霓投應也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耀鉤曰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妃宮君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上繫之詞則效也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

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曰蟲篆小技見

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屏功旬月之間

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已便辟之性佞

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

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今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人卒瘁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始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詞解見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銷復之斥遠

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皆周公王賢也

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其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

朔方賜呂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

少府光祿勳代劉邵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呂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呂修

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

不奢不約呂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呂為苑囿壞沃衍杜預

哀哉今之人何為如是傷時政也

始哉之危莫過於今

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

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

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畱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眾變可

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

盡其悽悽之心哉

書奏其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呂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邵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呂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呂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呂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呂為苑囿壞沃衍

注左傳曰衍沃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始非所謂若係赤子之義

乎美之地也書曰若係赤子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洛陽宮殿各有平樂苑上林苑柏帝延熹元年置鴻

德苑也年置鴻德苑也可已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服卑

宮室也太宗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已慰下民之

勞書奏帝欲止已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

百里人臣為小齊宣五里人臣為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猶以為小亦宜乎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孟子不同也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

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已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

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已

寇賊免先是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已誑耀百姓天下繼

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

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已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勝不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禁中未施用之後帝徙南

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籍錄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

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已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

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已

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

尚書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者蓋恥之遂固辭已特進就第二年

九月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

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

後漢五十四

九德純備

挺生也九德即皇陶謨九德

三葉宰相輔國呂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

詩大雅曰

文王初載毛萇注云載職也

遂階成勳呂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

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袞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荅

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

禮記曰孔子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禮太山其顛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

以列侯朝朝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漢雜事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賜位特進在三公下

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

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

續漢書輕車也同朱輪輿不巾不蓋苗予

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

送至舊坐

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轡朱斑輪鹿文飛軫九旒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繁戟為前列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散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

兩車為從也

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嗣

禮墓而小祥又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

呂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

華嶠書曰與馬曰碑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

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

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

華嶠書曰甫使門生王翹辜權

解見靈帝紀

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

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

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曰違其難

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

徙都長安呂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

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

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于亳殷人相與怨恨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五遷也

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今天下無虞

虞度也言無可度之事也書曰四方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

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如糜粥之沸也詩曰如沸如羹

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巨兵驅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險難也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巨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巨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巨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巨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

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謙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巨疾罷時表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巨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巨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眾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况巨表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搢者淺赤言帶也所已瞻仰明公者巨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宣子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一男子不復更來朝也

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呂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傳封臨晉侯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孳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人武帝所愛以為弄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

兒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各曰修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

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

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

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

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

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也於此忌修且

呂表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

帝受禪欲呂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

亂不能有所補益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祿

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因朝

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呂賓客之禮年八十四

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表氏俱為東

京名族云華嶠書曰東京楊氏表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表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相扶持者論臣

當輔君也誠呂負荷之寄不可已虛冒負荷之寄周公霍光之儔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

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已臨權枉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也先公道而後身

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

名可謂懷王臣之節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易曰德積載重也

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世韋平方之茂矣韋賢平當父子並相

繼為丞相

贊曰楊氏載德仍世柱國言世為國柱臣也震與四知秉去三惑眼亦無諱

彪誠匪忒忒差也修雖才子渝我淳則渝變也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西川毛鳳節氏傳

後漢書五十四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後漢書五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已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

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已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相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奉鴻祀惲家蠡吾侯蠡吾子河間王開孫也延熹八年惲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

帝不忍乃貶為瘿陶王食一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十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

後漢書

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

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惺交通剽疾也王甫司

察曰為有姦密告司隸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

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

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

惺惺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

相曰下曰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眾庶莫不憐

之
平春悼王全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曰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

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昌文帝時為中尉以代邸

功封壯武侯父揚曰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

外祖母也馬后聞揚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

宮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

皇太子徵揚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宮身執

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曰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

子心內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弟求其繼過

內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

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曰菟為厭勝之術日

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

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貴

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

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曰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

乎左傳衛石碚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

后承訓懷祗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儀禮

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父之命也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已肇為皇太

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黃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傳致

其事傳讀日附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

之勅掖庭令葬于樊濯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揚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

繫之揚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

已免罪揚矢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

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

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

常共議私事後慶已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德殿

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

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

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物其第又賜中傳已下至左

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中傳官名也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

所已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己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

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分年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已

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

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

四時給祭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和帝母梁貴人常泣向左

右已為沒齒之恨沒終齒年也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

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

皆為郎十五年有司已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

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

詩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夢

莪凱風之哀

詩小雅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選懦之恩知非國

典且復須留

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也懦音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

騎各四十人後中傳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

不舉之狀慶曰訢已師傳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已訢臧財賜慶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

血數升因已發病明年諸王就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

史賜什物皆取乘輿上御已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

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

員掌奉王使至京師

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

音哀公與孔子言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事見孫卿子也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垂拱言無為也書曰垂拱仰恃

尚既已薄祐早離顧復屬遭

大憂

屬近也

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

屏營未知所立

煢煢孤特也屏營彷彿也

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

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

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已殤帝襁抱遠慮不虞

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小兒襁也

音必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

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

字大娥捷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没官二娥數歲入

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人

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已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

妹皆卒葬于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

曰清河埤薄

埤音婢

欲乞骸骨於貴人家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

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

臣國土下溼願乞骸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

目尚能言視冒昧于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

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彊葬贈以殊禮升龍旒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

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

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

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

恭王寵即千乘王仇之子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明聖承

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

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坐戾太子事遇害帝即位追尊皇考立廟左傳季栢子曰舊章不可忘也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

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

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

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

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曰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

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子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

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當陽今荊州也揚四子皆為

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

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

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曰寶嫡舅寵遇甚

渥位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冲帝崩徵

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

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

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

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栢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曰當立王為天子暲為公暲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已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已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曰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

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釐音儻也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已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聞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也言以詩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匱竭也類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今增次封五

千戶廣其土宇曰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曰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

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

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黨明帝子也開立四十二年

薨子惠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曰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

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

景峙不為禮峙時也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

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

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曰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

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

諸姦人上案其罪上奏上也音市上反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百餘人政

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

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

咳嗣咳立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曰為平原懷王

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畱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

京等譖鄧騭兄弟及儀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覲神器懷

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閉

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曰封翼順帝從之翼卒

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

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

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壘

綬祠曰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畱博陵奉

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呂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濟亭侯淑呂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與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呂太牢常呂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贊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呂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呂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呂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子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曰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多福栢靈承

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痼三王薨朝平春王全順宗王萬歲城陽王淑並薨於京師也振

振子孫或秀或苗振振仁厚貌也音之人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謂早天秀謂成長也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後漢書五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著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相也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已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相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克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趙人江克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太子家吏行馳道中恐為太子所誅見上年老意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三老令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

孤茂上書訟太子寃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

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未見保傳九德之義尚書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誼也宜簡賢輔就

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

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

引黨輩八十餘人皆曰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

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氏傳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志而晦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騰等雖于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曰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

一等餘皆司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輪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曰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

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

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

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

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尋大漢初隆及

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

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

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曰姦謀自消而和

氣感應而頃者已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

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也言無功小人不可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

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曰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

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穢罪者驛

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曰芻蕘之資居阿

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

胥曰吳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曰害忠良誠天威所

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

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也前書鄒陽謂蓋矣王信君曰太后佛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竦進也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

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

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曰綱為廣陵太守因欲曰事中之前遣

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

嬰壘曰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

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

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

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曰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曰爵祿相榮不

願曰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

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棄善取惡

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

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

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

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曰天地誓之曰日月嬰

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

疇相視也田並畔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

功當封梁冀過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畱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

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
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捷為負土成墳詔曰故廣
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務統務正身尊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
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縗
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
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
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
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高光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畱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
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已賢見引不宜退已非禮龔改容謝曰
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

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
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已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
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
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
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亟急也音紀力反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
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
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
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得但已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
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詣理訴寃之義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
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詣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去也纖微感繫輒引分決是已舊
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武帝時丞相辭宜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已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

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表益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

郎中表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益有力也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馮唐安陵人文帝時為郎署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臣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文帝悅拾尚復官也

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撫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

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已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外薦仁人之情也

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

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人競獻其所能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其利甚博

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已不為為難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易

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禽獸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為也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折

枝若今之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惠姓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

按摩也淳于長受稱于方進魯大夫姓臧孫名辰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

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故曰抑之後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

抱關之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主守柱下無朱

文之軫也神仙傳曰老子周宣王時為柱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

暢字叔茂少已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

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

漁陽太守所在已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相帝

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庸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

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

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覺穢者

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已上

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

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

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

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干炭之上使有罪緣焉

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罵其女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景帝

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書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

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迂遠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已

聞遠巨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敷仁惠之

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

國廟出於章陵五百里甸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曰侯甸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焉三后生自新野光烈皇后

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已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

愚已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論語子夏隨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虞芮入境讓心

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化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決乃如周入界見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

行郡中豪族多已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已矯其敝

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

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

織帛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女子利乎

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

後漢五十一
死囑其子曰我死汝貧困往見優孟言孫叔敖子也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言之於王封之寢丘四百人也

夫曰約失之鮮矣論語孔子之辭也言

無失偷削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之辭雖曰不德敢慕遺烈後

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曰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

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曰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

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在門側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太祖辟粲為丞相掾後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人問聊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一字不失觀人圍基祭為覆之基者不信以肥蓋之更以它局為之不誤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傳

種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

萬父卒嵩悉已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

交通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

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曰

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

曰為君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廼洛

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

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

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

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嵩自己

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

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

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嵩監太子於承

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

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

侍來無詔信何曰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

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

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

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叩
 颯諸國音側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焉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
 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已獻梁冀焉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
 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焉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
 自稱天王直或作宜焉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
 之傳逮焉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焉承之
 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群起處處未
 絕焉承已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
 飾匿莫復盡心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梁太后省奏乃赦焉承罪免官而已後
 梁州羌動已焉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
 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焉復留一年遷
 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焉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

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
 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
 舉焉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寇
 并涼二州桓帝擢焉為度遼將軍焉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
 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
 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焉乃
 去烽燧除候望書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
 遷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
 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焉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
 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
 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

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杜預曰加命服之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誄也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曰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巳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

遂戰而死于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巳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披音芳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巳身徇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巳報其讐與汜戰於長平觀下長平觀在長安西十五里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

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

父豐廣漢太守

音

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搃督郵欲令逐球搃擊也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群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守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

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相帝陵園所省巨萬已上遷南陽太守已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常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已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大雅抑詩也豈宜已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己馮貴人配祔祔謂新死之主祔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所祔之妃妾祔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已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已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駭骨暴露與賊并尸魂靈汙染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已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曰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已李夫人配食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閭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棄不可已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

周易曰坤為母

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已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已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已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已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已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大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已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已次收節

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曰正直
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郤郤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
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之辭也郤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鄭璜之女璜用事官中所謂程大人也節
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召球謀告節節因共白
帝曰郤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
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
怒策免郤郤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
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
官球兄子珪字漢瑜舉孝廉劇令去官舉茂才濟北相珪子登字元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
不行性兼文武有雄姿異畧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
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
汜曰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
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

可米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表大笑也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張昭為廷尉故曰卿龔糾便佞巨直為眚眚過也二子過

正埋車堙井張綱埋輪王暢堙井孟子曰橋枉過正种公自微臨官巨威陳球專議相思同

歸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後漢書五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
 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
 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
 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
 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已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
 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呂縑囊於殿上撲殺
 之執法者呂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
 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
 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院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人備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
 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

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呂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曰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己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修俗事好道順帝世呂宦者

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

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呂

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呂獎進

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五千以下置

政事明察視事七年呂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

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呂祈

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謂為房堂而祀者於是

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時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宮亭湖中分風船行者

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內無復疾疫也

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冥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

會帝崩營起憲陵

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

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瑩域

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

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

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

蕃武被誅巴已其黨復謫永昌太守曰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

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

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定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

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

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曰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

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已爲生天地非人無已爲靈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

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之中也襲常存之慶循

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啣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

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旣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旣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

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威權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與置生奪廢誅也刑隸謂閹人也故

天降衆異已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

春囿鹿子曰麋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

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

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幸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曰孔子謂魯司

寇七日而誅少正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杜元凱法左傳曰窀穸也厚也是愚

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

賈山上書曰秦始皇進諛諛之人殺直諫之士也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

授趙高呂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嫪威陽令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

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

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

說曰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周宣用申

甫呂濟夷厲之荒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雉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史記曰周

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

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

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

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

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呂貨輕錢

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

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

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人子來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呂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

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

日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豈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

家之計乎蓋呂為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

是曰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呂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

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已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呂賈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

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呂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

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

滅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呂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

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錮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錮刻也音口結反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

亡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瞰三光之文耀視

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飴食之災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

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

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曰

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問之心莫不慘見白駒之意

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伏念當今地廣而

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

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

飽吞飢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陳涉起

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絺織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一足焉絺掛也音胡賈反詩人所

曰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云注云傷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已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

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

勇猛能已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晏等

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已後效使各結所厚少

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已病免吏民

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

春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

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

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表貢連

名上疏言之曰聖王已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

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

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

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

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已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

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已所舉將為尚書難與齊列乞從

冗散拜侍中已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

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已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
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
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
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
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
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
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官伯王等叛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也關東破膽四方動
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
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今三郡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也水
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
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

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
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已為國安則
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
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
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已威恩自此已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
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
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
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呂三仁為輩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
作七曜論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
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已非罪與陶俱死耽已
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已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謠言謂聽百姓

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

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馡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糺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曰讓馡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相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已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數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以副本上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三公府也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是與氏古字通耳春秋漢合學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 比年災

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

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

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興也陳項虞田並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

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已罪行誅猶召家

臣搃殺之耳而狼封謀臣萬戶已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

將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

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

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

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眾傷雲曰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

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

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

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

侯上法四七也

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

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夏殷制也

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

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

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

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陰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也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

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

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注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

怨曠作歌仲

尼所錄

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

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

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

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

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入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

山攻石不避時令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

促已嚴刑威已正法民無罪

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

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

其首級已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

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已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

私幸宦官之舍

近習謂親近御者

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已廣諫道

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

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

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

圖在東序滕緘也以金緘之不欲人開也

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臣控控推情言不足採

控控誠懇之貌

懼已觸忤征營惴惴於

至八方則祥風至

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已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已他事瑜復悉心已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已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敢不投書而仰歎自己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相帝時已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勲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已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官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已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中直方正猶言中正方直也為

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已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也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

前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

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已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蛇充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伏惟皇太后

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已

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表盎曰淮南王為人剛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後漢書

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

恩前世已為美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今呂栢帝為父豈得不呂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呂濟之願

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蒸又不格姦

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

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

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

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

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它技孔安國注云必有折足

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

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

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

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已他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

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梁不損陵慊慊樂

杜諷辭已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識叶韻音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

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又古別

漢書卷五十七

七

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蘇州府志

後漢書五十七

